

木的文明思索

2021-04-26 04:26 聯合報 / 潘禧 (作者為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館長)



人類學家常在爭論，到底我們的老祖先是先使用石頭，還是開始就握起木頭當工具呢？有人類學家認為石頭經由研磨可以削木頭，因此先使用石頭；也有研究者認為木頭是最容易取得的武器。法國文化人類學者安德烈·勒瓦爾·古蘭在他煌煌巨作《動作與語言》中，將人類使用石器的歷史區分為四個階段，最後一個階段為新石器時代，石器製作方法眾多，民族發展與器物製作隨著時間逐漸不同。

不論是石頭或木材在東西文明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我們看到遠東採用了木頭為主要建材構成木頭文明，歐洲大陸發展出石頭文明。如果阿房宮採用石材建築，或者就如同古羅馬建築那樣，遺跡依稀可見，無須透過杜牧〈阿房宮賦〉來猜想建築的宏偉，「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項羽入關，焚毀阿房宮，世界奇構未列西方人所說世界文明七大奇觀，足為可惜。

木材自古以來即是東方人在建構家居的主要材料。五行有水火木金土之說，所謂五行最初意味著五種節氣的運行，逐漸演變成抽象的理

論，同時也成為哲學與道教演繹的觀點。木之德在於東方，指其萌芽、生長的意義，在甲骨文與金文裡面，「木」乃是從地上冒出，有根有草的植物，但在現實生活中，木只有長為堅實巨木，方有可用。論語提到「剛毅木訥，近仁」，認為君子不要油腔滑調，而是言語樸實，無需過多文采。道教往後將東方視為木德星君所主宰，乃主少陽之氣，掌萬物之生發。木代表著繁華與生長，意味著春天的季節。中國文化當中將木這種大自然中的植物與其他如水火土金並列為五行，成為一種生長的文化觀，由此演繹成豐富的哲學義理。

木頭在東方文明裡面，不同於堅實的石頭那樣不會因為時間而腐化消失，木頭無法具備永恆性。東方文化裡面，木構建築永遠顯現出時間發展歷程當中有限性的一端，說明某種生命的短暫與永續之間的強烈對比。正如同佛教說的娑婆世界，一切不可待；也如同道家黃梁一夢對於世間榮寵如同花草榮枯轉瞬成非的警策；或者如同孔子立於江上，感嘆「逝者如斯，不捨晝夜」那樣對於時間本質的感慨。

相較於對木頭有限性的感傷以及石頭那種永恆性的建構，日本京都學派創始人西田幾多郎認為：在一隻天目碗中看見物我一體之一瞬，在哥德式高塔上窺見神的崇高。材料有其有限性與無限性，因為時間發展構成不同的文明觀。從木頭與石頭的差異當中顯示出東西文明的不

同面向，似乎在那生生不息的德性追求上，東方強調一種物質生成與不可久待的感傷與其不斷繼起的永恆性，西方則是試圖藉由技術建構起永恆性的理想。

杜甫詩歌有：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說的是東方對於有限生命與大自然循環的感傷。西諺：羅馬不是一天造成，多少是對於文明建構的自信。一根木頭，一塊石頭，經歷數百萬年的手的動作，居然產生如此巨大的文明差異。



木材自古以來即是東方人在建構家居的主要材料。（路透）